





劉向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  
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  
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  
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

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  
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  
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禡社  
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  
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  
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



蘇從為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古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



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甕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



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萑陽宮

一本作檇陽

下令曰

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  
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  
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  
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皇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  
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湏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  
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萑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  
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膺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  
行迎太后蒞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  
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  
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  
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  
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  
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  
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  
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鬻咎血  
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  
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  
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



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今日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

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剡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過於



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徃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

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弟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阨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



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矰以畋於雲夢三  
月不反得舟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  
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露之  
矰畋於雲澤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  
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殺免於  
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  
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  
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  
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  
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

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  
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  
不殺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  
之狗折箇露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  
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  
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  
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  
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  
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  
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



敬舟矣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矣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  
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  
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  
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

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  
種厚弊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  
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  
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  
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  
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  
鄒魯之君會以歸益踈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  
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



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  
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  
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  
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  
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  
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  
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  
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  
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  
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

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  
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  
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  
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  
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  
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  
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  
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鏃之劍曰子以  
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  
我今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



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  
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噐而抉吾眼著之  
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  
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  
人憐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  
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  
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  
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  
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  
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遠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



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

稱之至石必羗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夫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得卒死丹徒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  
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  
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  
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  
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  
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  
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  
謂之聾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  
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織以成幃幕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  
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  
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  
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  
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  
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  
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  
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



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  
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敏智而守以愚  
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  
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  
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  
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  
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  
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  
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  
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  
問曰夫子何為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  
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  
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  
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  
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  
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  
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軼調  
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噐焉孔子問守廟者曰  
此為何噐對曰盂為右坐之噐孔子曰吾聞右  
坐之噐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  
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  
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

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  
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  
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  
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  
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  
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  
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縱曰嘻是已  
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  
而趨非謂敬老邪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  
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亡常按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按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

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媢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媢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



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

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二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為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  
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  
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  
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  
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  
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  
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  
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  
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  
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  
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  
曰望而贖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  
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  
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  
軼五偶則下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  
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  
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  
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  
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



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  
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  
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  
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  
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  
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  
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  
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

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  
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  
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  
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



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  
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  
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  
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  
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  
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  
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  
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  
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  
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  
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  
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  
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  
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



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為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耻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與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與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可不察也

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敵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



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繇繇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



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鑿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



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  
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  
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  
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  
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  
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  
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  
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  
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  
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  
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  
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



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螾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劉向說苑卷第十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成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珎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所善其言神而珍



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且君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  
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  
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  
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  
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  
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  
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

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  
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  
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  
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  
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  
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  
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  
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  
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為吏平  
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富焉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  
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  
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老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  
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  
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  
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  
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  
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  
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

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  
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  
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  
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  
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  
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  
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  
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蒿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

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糝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



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睦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為長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傑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

也一鄰之鬪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所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爵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爵公乘不仁



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

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鬻孰將西歸懷之好音



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



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屈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

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湏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湏



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

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



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  
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  
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  
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  
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  
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  
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  
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  
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  
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  
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  
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  
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  
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  
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  
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  
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  
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  
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襄孰賢對曰陽  
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襄三日  
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  
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  
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  
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  
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  
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  
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  
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

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  
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  
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  
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  
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  
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  
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  
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  
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



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後世霍虎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  
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

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  
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  
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廚縹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好知吾所好召倉唐  
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  
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



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

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砲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



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  
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  
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  
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  
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  
此割羊矣臣之君固以割羊不懼矣不然百姓  
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  
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  
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  
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  
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  
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  
先入關中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  
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  
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



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躡山海之間譬若漢

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



諸侯之禮見之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交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儻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立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



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懼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

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教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拊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  
章者獨為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  
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  
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  
不遣乎國可伐也端  
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  
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  
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  
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子為客子  
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  
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

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  
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  
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  
思非無錢曾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  
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  
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  
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  
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  
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  
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



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